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念菴文集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鍾

念菴文集卷三

明 羅洪先 撰

書

答雙江公

日者遠承教劄惻然見生積過而思拯之以為生之為人可與言改過而人未有舉其過以相告者如未有真實力量受闕變於人而不能變人於遊泛之樂有無之

見與凡好名之類盡與撥除以求收斂且欲報其骨肉之愛引鬼神而證之辭若意切諄諄不已若無從推心而置其腹當今愛我而思有以成之者寧復有如執事者哉其嘗謂友朋之義不明久矣其相與言者率多誑耳非有誠心切磋者也夫舉天下之友朋而謂之未有誠心相與何也以其自處未有誠為聖人之心而一切所為者徒營人之耳目所為徒營人之耳目則其相與皆耳目之營而未有誠心此無足怪也不肖誠不敢以

時人待友朋而友朋之間鮮以不肖之心相報者乃今首獲于執事即是足以驗執事之自處故生亦不徒以感謝云爾而且為執事幸也雖然執事之自處既有誠為聖人之心矣則所以拯友朋之過者亦不徒一言之切磋而已也而生之積過此特其標見之一二耳其深伏隱匿雖生有終身不能察者不賴執事者之屢言相攻固未有速愈之期然未知其過之所由來則雖執事以言攻之無益也何也其所攻者非其所深患者故也

故其於執事所云不敢漫以聽受為應而必自述其所由來正所以求踐執事之言而尤冀發其所未言焉謬妄不自量常陋時人之耳目而慨然欲求聖人之心以為心以為聖人之心未有能知而求之者知而求之者數世始一再見耳聖人之心何心也依倣之言如所謂意必固我之絶無而視聽言動之皆禮庶乎其似矣而非即據是數言可以模倣而得之蓋即吾之性命往往易至於喪失而不知惜之於幾希者是也惟其為吾之

性命而非可以數言而模倣之故非如執事所言真實收斂卒無以幾其至欲真實收斂以幾其至則舍師友之切磋亦卒無以去其散而歸其全也孔子之志學至於能立不惑其力量足以自信矣子貢猶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夫子亦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孟子論尚友則友天下之士為未足而必曰古之人夫曰不得見曰友其人必非斯人之我就而當時奔走於宋魏齊梁之墟席不暇暖食不及飽

者夫亦冀其有所遇以自益此聖人真實之心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彼誠見其問禮問官學琴學射以為博矣而不知夫子之所求者在此不在彼也及其老也不復夢見周公孔子於周公與孟子之願學孔子皆所謂友天下之士為未足而尚論古人一驗也由孔孟而後濂溪太極圖得之冲穆伊川之易取證成都康節歷多方四十而後閉戸横渠遇二程始撤臯比朱陸吕張之往復議論古之人不敢小其身淺

其學而皇皇於旁求又如此夫聖賢莫如孔孟而傳孔孟者莫如周程數子即使其不由師傳獨立無伍亦將自量其力以求其必得蓋不惟其跡而惟其心亦理之所不容已也又況其事已如此生乎其後質居其下者顧可假收歛之説而遂自以為足乎生少多病當其未聞養生之説而畏死之速也問藥抄方形之夢寐恨不能越疆而往就其人有不以其人告者輒私怨之何也吾之愛生之心真實故也今之學者未有收歛真實之

心斯已矣如有是心則越疆以求其人如病之於醫亦理之所不容已也生雖未有真實之心然於人則已至矣有益於我而為我所不逮者必虛心相向蓋自揣其短而非舍此以趍之至其有益必捐身而不顧雖累饑寒經跋涉重湖驚濤之險逆旅捽詈之加以為吾之宴安所以伐性而喪生不知幾倍於此而吾之茲行正所以勝之至於時禁體貌規格之間漠然無所芥蔕於中以為平日盖嘗整飾於名而此庶幾為對病之藥是以

舉世士大夫莫不深居養望盛賓從而尊容儀生則獨往獨來有豫且之辱争竃争席起楊朱之慢盖捘之庸行則恠僻矯戾誠有不得辭者凡此皆生之過之所由來者也雖然生之不得辭其過而改之不容稍緩者無待論矣執事聞其由來如此亦將易其改之方而有進於此乎抑惟止於前所言乎盖凡受變於人者不患於變而患其無主如其有主則其變也乃所以為進使中無以主之而徒恃所見以為力量受變者謂之牽巳其

拒而不受者不至於輕人人乎夫此亦一變也彼亦一變也從不變之說亦受變也後世異端為聖人之憂者果皆受變乎亦正患其不變乎又况力生於心其心堅者其力厚以固又非可以激而強也遊泛之說前已盡之葢世俗之所甚若而未見為樂若未至於聖人之所樂又當勉其然未可以為禁也今之深居簡出者其有饑寒跋涉危險捽詈之辱否乎既享宴安而又無怪僻矯戾之謗如是者誰所不樂雖然不知其於聖人之心

果何所當也如以為士大夫之出遊者鮮不宻有所染當遠其跡之為嫥生則以為世之可嫥者何限顧吾之所切者何如耳嫥於遠聖人之心而不嫥於遠時人之耳目者生之見也聖人之心其隱者也遠聖人之心則見聞不及見聞不及則人不可得而言故可得而誑時人之耳目其顯者也遠時人之耳目則見聞可及見聞可及則人皆可得而言故不可得而誑而生獨不以為然者聖人之心不可誑也此生之將來真實以求收歛

之功也生於好名之心未盡撥除者種種不獨在此一事而起有入無之見生誠未有所至又將以言模倣之則得罪於聖人益甚惟真實收歛四字當書紳以報執事執事亦勿自執所見恃其力量以為聖人之心止於如是而必盡友天下之士以進於古人又生所以報成我之恩也悚仄悚仄

答尹洞山

承諭古人於膠錯紛揉見其定力深喜歸宿高遠體驗

密至非徒草草目前者不肖雖未能識途然亦稍稍曾經小試此意勿輕結殺不特吾輩有賴世道誠藉以升揚也千古病痛在入處防閑到既入後濯洗縱放終非根論周子無欲程子定性皆率指此置身千仞則坎蛙穴螺爭競豈特不足以當吾一視着脚泥淖得片瓦拳石皆性命視之此根論大抵象也到此識見既別却犯手入場皆吾遊艮老叟與羣兒調戲終不成憂其攪溷吾心但防閑入處非有髙睨宇宙狠斷俗情未可容易

承當也

與王有訓

去冬遠來覺吾弟病體未盡復故未相留别來恒念之昨送南野公至玉峽始聞出居于寺未幾而使書至若有相感者此件不妨細密下手着實考求令此心隱瞞分毫不得到此意真切即有别悟非勉強可同語矣怒色之察極為有力須於此求出脱法未能出脱只得因其症而藥之凡人受氣與平日所習各有偏重又對境

有緊關與否故財利有不甚關係者此自無可疑一病去百病輕同原故也冬間治庄得一洞在崆峒山之西名石蓮洞今已建閣儘可居若同良溪兄來不患無延客處矣聞之與動否

與黄洛村

伏承遠書多惠感念感念近始知性命緊切平日收拾不密及今猶未還元只幾微處未是絲毫不掛仍容害性害命者到得此處若是逼真漢眼前更有何礙手何

物敢來作祟此處更無貼襯更無等待更無掃除果於言句中撇脫得說寒是雨說熱是日更不須取證何方是即是非即非若此處稍差即天淵隔越此中儘有商量恨無由即與兄究竟耳聞兄在官斬截嚴正上下相孚甚慰不知此處緊切否政事中不犯手脚否能不入世情與照應世情不作疑否能於是非兩途逈然别白不攙和得絲毫否時時若雲外道人無煩惱否便中幸示之春來得一洞在近山中已搆在此作老農圃待樹

成陰時會有得道人度我丹頭也

答高白坪

某無似山栖養拙積有歲年雖食土之毛不敢布姓名爲恭者正懼有所溷瀆昨仰荷曠度收采不遺既屢禮問復持謙抑欲令有所誦説將以爲可聽不知其爲愚且鄙感激甚矣竊念竄伏以來垂聽者雖衆未有以聖賢門徑實下手爲問者自傾平生不敢謂無意乎此而實未有所成以其未有所成而忽有問者焉將無憐其

有意乎此而欲進之也歟如是則不可以愚鄙辭聖賢之學慎獨而已固未有支離葛藤其間者將謂以窮理為先則專於見聞以反躬為務則遺乎事為而有二者未之一乎夫為是二者之說諸儒也諸儒之所宗者濂溪也濂溪學聖主於無欲此何嘗有支離葛藤其間者乎夫欲之有無獨知之地隨發隨覺顧未有主靜之功以察之耳誠察之固有不待乎外者而凡考古證今親師取友皆所以為寡欲之事不然今之博文者有矣其

不桸於私妄之恣肆者何歟故嘗以為欲希聖必自無欲始求無欲必自静始其或先無偏重而致刮磨之力知所由來而絶攻取之源此則存乎其人未可以言而豫待也愚鄙所見若此不識髙明以為可與進否

答詹覺野

故人一别二十有三年而始一見見二十有三年以前人談二十有三年以來之事知其快也而兄乃復鋭意於古聖賢之學極力承當不為回沮加之以直諒而承

之以虛受他日承臨川之遺緒可他讓耶以是於故人情不特有二十有三年之别葢又知二十有三年能加鑄一人矣日者知有霍丘之行不可久留而切磋之義百不一盡自古及今聖學不明者豈謂無講說者哉正以力行有未至也所謂力行未至者豈徒節目之踈濶條件之缺失而不足以滿視聽哉皆縁欲根不斷借道理為障蔽而於自身性命實未有知必是始而欺人終而至於自欺始而自不能揜終而人亦無為之揜此君

子所以貴慎獨也前雖未盡所請大要已得兄意以為且務實事勿落空虛其為説未始不可第恐尚為節目條件分疎而於性命尚有限隔於欲根猶有護持皆未為切身反已蔵復一歳竊恐負承當之初心而入假借之陷穽臨川遺緒未知竟何屬矣弟本盲人妄談方隅在手無金指如意寳誠為不量然自智者聞之亦或所不棄也

答戚南玄

去秋得龍溪書謂必至匡山當在冬初是時已有飄然相赴意已而得龍溪再書則云有黃巖之遊彼此不果古人千里命駕以為美談若近時數君屢約不至只漫然作興語誠有古今之别也弟懷四海之舊愛我如弟者莫若我兄計弟所以為報者方恨未盡孰謂千里一介倏忽而至别後踪跡隨書合并既教以善復分以財擄事論兄可不愧古人但弟不似古人所愛之人耳來書所謂置懷與出醜者得無豫為弟設耶弟自毘陵歸

路徑少明日間精神散漫不無却比向來挨傍處少亦
欲從自心立命於命根處稍提掇得動然尚未是入塔
中說相輪去年得石蓮洞泉石差為一鄉勝結茅其前
春夏之交友人屢至往往告以塵外語其始不相干涉
已而觀其精神志意畢力在世情圈套外結果以此益
深自發憤道無高明亦無卑下只在脫塵與否來書云
高明一路未敢望然則將屬之誰耶舍高明即入卑下
知己語故應如此今世談學者往往自附高明畢竟皆

在世情圈套內結褁以此動人口舌使有志者疑而不敢前諱而不欲語前輩所謂以身謗法凡得無是之懲耶敬服敬服雖然江之南北如兄者似據要津矣而平生力量亦足掀揭宇宙一真百真轉移甚大與弟駑駘遠甚立之亦懺以為斯世命脉其又何辭耶此當共努力者也弟禀氣薄弱年來生息無耗去秋舉一子即殤去斷欲一着若血氣自有合宜處逆計在世間不甚久平生散漫復多能得幾何日月擔當過分之舉乎弟嘗

書廳事柱帖云無一事非仁視聽動息皆天理與萬物為體疾痛痾癢切吾身燕居柱帖云當退而閒居飽食即思天下有饑寒困苦之情覩古者志士仁人可驗年來多怠惰宴安之氣弟之書此者未嘗不以斯世為心緣始之所志不切而今之所存無幾驅其所不能以就其所未至知其謬也故相時揣幾一句讀之不覺失笑以與已相庚若春中了族譜事龍溪能踐往約則枯坐匡山或有半席是時北望長江能度與否未可豫定一

二年間斷求一面取證果也荆川别後止得一書書中所言勉我者不止弟以告兄處想曲阜老祖未言者亦不外此命根所在即天下人命所在立心立命原是一事共以為終身之盟

答李二守

洪先談學甚久然皆入耳出口否則涉於想度以為悟解蓋不知虛度幾月日未知返也比年以來既遭多故復形過惡掩蔽莫得懲創始深於是迺有着力處復坐

志不堅定氣每浮揚進未寸而退已尋丈方自懼此生未有歸宿之地烏能向人指迷也執事於學專於志篤而又咎惰氣異說之相攪則自責密矣又豈待人之指摘而後悟解者乎雖然適道者古人比之適長安皆自人所處各尋徑路固不能齊亦難以一說槩盡惟患不出窻卭謦之末舉足而計程期矣目前所着力者舉足之地也昔洪先所嘗着力者以無欲為主辨欲之有無以當下此心微微覺處為主此覺處甚微非志切與氣

定即不自見然此止據拙者之分為之未可向高明語也而聽納所及不敢不以直對至所謂無欲者已涉於言辭又闕作文義分疎蕪吾人窠臼已在欲中尤難自辨即覺處能辨又患於以心察心此等處却又非言辭可了執事深於此學又多得師承當有着力可言者以相引救勿姑以譏抑誘導為也

答劉月川

龍華暫聚終以人事紛拏未得静對别後輒復有戀戀

也來書具見忠實語能自道心腹中隱態即此可以入
道所言務在躬行論說不過為經書作講義尤為切當
極受切劘之益區區平日不敢持多言聒人大抵向人
口澁緣自心未有真得又懼騰口翻為世俗作障適來
覺得對友便有許多感觸儘好商量而吾人當初起念
發心亦由有此講說然後萌動以是竊計安知人之心
不猶我哉所患在我未能入真却恐為人口實阻人嚮
往罪戾大矣故會友不特益人亦所以堅吾之初心去

吾之私意而起吾之惰氣也世未有為其事而能去友者即工商農圃類皆有所取益蓋與人為善亦是吾人生理本合如此若一向不欲拈起即是自身有所回互故成避忌亦可以驗操習之專否若事靜默實修隱微内訟即在稠衆又何可忘不獨閉户然後慎獨但覺一涉功能或牽知解又當省却應酬盡斥言論隨事調停未可以為定則也立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睹不聞者亦是欲立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

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即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不入安排道理與打貼世情彌縫人意乎即使無是數者事已作何歸宿此不為虛過日月者哉又況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即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耳因見聞而後有着力此之謂為人非君子反求諸已之學也故戒慎於不睹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本然而不睹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

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也吾心之知無時或息即所謂事狀之萌應亦無時不有若諸念皆泯炯然中存亦即吾之一事此處不令他意攙和即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足慮哉此等辨別言不能悉要在黙坐澄心耳目之雜不入自尋自索自悟自解始見覿面相見也區區本是對塔人然亦曾暗中摸索遂以為贈不知見取否

答蘄兩城太守

兩歳往來江上誼當請謁遂質所疑以體分事勢不免
牽連而屈致尊嚴大涉僭伉雖蓬㯙延佇卒不敢輕瀆
閽人良有所不容已昨閱報政即當道堅留遲速之期
尚未可卜私心糾欝如何可言乃知古者下之攀轅與
上之宵奔二事皆非誑語諒執事於赤子亦當依依有
牽情也不肖平生不能以辭色媚人至臺下所施政令
向人輙仰歎不已雖於振厲操縱稍若不類然與其使
捄過不暇飾貌張機熒亂耳目以便條教所以敗其心

術掩人之生理者不知何限其視恬然寡欲靜嘿休養上下相觀消其剖剥朘削之毒隱然内戚而不忍肆其利與害當復如何哉即聖人之治不能有所利民惟無害耳矣王者之政久不及民德化之効徒華史册不謂桑梓晩得沾霈澤正恨無以為縶縻之計更復何云三年以來雖未嘗終日奉對仰測微蘊然即作用觀之覺與來教所言一念不忘如水必東千流萬折不易故常者曉然可信古之賢聖所以終日乾乾云者亦只在一

念不斷便自有光顯細潤不入氣質執事持謙顧猶有氣質之云豈以誘不肖耶惟所謂一念不忘未知所指歸宿何在此非面承知莫能盡當齋戒而後請也闕氏之傳文古意深讀之不覺與繫少異可謂至寶不肖所謂不得其數者正指卜百年一事而言非有疑於其數也每觀自漢以來道絶經亡惟易數尚存代有傳授隋唐之後皆屬之異人與方外諸士以儒家泥言於章句流情於詞藻積精不專析理不至故往往若有所待觀

傳中百年之卜卦爻具在若所指地歲執券不爽豈涉懸度億想所能及哉故曰其數可知其義難知也況并其數而失之耶啟蒙諸書雖未窮年與之研究然其大較可知使據是以求康節之所論斷固未能矣明道先生天資超悟加一倍法頃刻能知康節欲以所學授之終然遜避夫明道不能得之於友伯温不能得之於父由是言之其所謂數果今紙上之奇耦一二可據而指者否乎夫外奇耦固無數泥空文則不神故愚以為必

有所待者蓋為是也欲望之人必其資之近者而後可欲身當之必絕欲省事冥心超爿而後可如景純希夷茍遇非其人求一言之受猶且不可彼豈堅於自私要之其數亦不易告執事篤静守黙嗜欲鮮少加以明睿夙成既不逆於心矣此不肖所以深嗟内愧而又自病其力之不逮固非敢有疑於闗氏也若來教所言易本筮書非為經而後作考亭主筮其心獨若與歐陽非繫之辨雖不肖之短智亦嘗云然第數聖之賛易者以其

所得假此立訓葢於立人卜筮之時是因卜筮以為經非作經而後立筮也卜筮既行之後立人占言其彖與數各有司存雖聖人亦有所不能兼耳間嘗取易爻玩之如龍馬豕魚之取類七日三年之驗期擬之於象具知來歷又況大衍揲扐變化獨無所承傳乎固嘗以為朱子之本義其言理道或不若程之委曲詳盡至其義意完備恐諸家有所不及葢彼折衷於前人而後為之耳固未若近世舉業之士拘謭破碎失其本旨之可

𠬧也闗氏之傳如言大衍去一本於入有出無言乾坤策由於三天兩地言動静及於天下通神其他諸說亦皆至粹至精發先聖所未發惟其所以前知者其數或不盡於是是以前書之冀將有請而倉卒未竟特枉來教其尚有以進之乎

寄楊斛山年兄

奉别九年尺書未獻中心懐慕何日不然每飽食閑居惰氣或至思兄所處輒流汗驚心千古而下事變不齊

如兄應不數見古人于動忍即增不能未知向來亦有動忍否即今所增不能何在將亦無可加損百折不挫者歟南北間阻欲奮欲翼不得相從面受益也不肖進爲不力仰負知已歲年虛擲齒髮日踈雖於家難懲創中不無少見然此身與所見猶是爲二縱然鞭策終涉湊補回憶辛丑所教慎獨之旨有愧顔也數年以來佩服良勤竊以曾子謂門人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慎獨旨而夫子告仲弓如見大賓承大祭正

與相類古人終身持守不忽頃刻何哉古人事心如天而今人認巳為心認巳為心故易足而視心如天則難窮書曰顧諟天之明命天理所在不入安排戰戰兢兢虛以捧持稍涉動意即違帝則顔子克巳復禮大舜舍巳從人孟子舍夷惠願學孔子濂溪論士賢直欲希天豈故誘人妄擬哉不如是不足以盡心亦不足以事天此戰兢所以終身也兄資本豪傑行乎神明擅其餘力日進無疆其必以諸聖為師而不忍少懈矣乎不肖視

向往為塗轍矣

答張浮峰

伏承專使下省不獨畧其遲言之罪又且取巳之所得者而教詔之感激何巳私意之病正不肖所自苦者偶呈露以求砭箴果獲名劑只今惟時服行又何云賛但細繹微旨得無指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以為準則乎誠為精密亦不容更加一字賛矣不肖每覩此章之意却在識得仁體上提得極重下云與物同體則是巳

私分毫攙和不得已私不入方為識得仁體如此却只
是誠敬守之中庸者是此仁體現在平實不容加損非
調停其間而謂之中也急迫求之總成私意調停其間
亦難依據惟有已私不入始於天命之性方能覿體言
行皆庸無有起作還改之幾乃歸一處此即約禮自不
能罷日用飲食皆知正味位育參贊皆不出此蓋不入
已私處處皆屬天然之則故也然此私意不入何緣直
與分解何緣不少干涉何緣斷絕何緣泯忘既非意氣

可能承當亦非言說便得通曉此是吾人生死路頭非別有巧法日漸月磨令彼消退可以幾及也不肖此說無有因襲亦粗於自已喫緊用力處覺無長進方測摸至此目今惟有此路可以用力不向空勞擾中去精神也

與李椕山嫺友

來教足仭通言必察之智靜中正有生東滅西之苦所以生滅者何哉滅者是吾見聞生者是吾真欲以見聞

除真欲知其難也此中却有好商量當自斟酌得之兄所言期效責成是欲速了當之心此即不耐煩根源不耐煩已是厭惡厭惡已是不好仁不好仁即好查算必有好者在不在此即在彼此處不判斷却于頃刻間欲速又欲成功知其謬也必有除去掃蕩始樂有此樂不能舍始憤弟未有得安得樂然欲速却有所不敢悠悠之病不能無却非有欲速之心方可免此病欲速必至悠悠故也兄試察之昨暮始自青原會罷送洛村兄歸草草

尚未入洞附此奉復扇已墨往恐潦草則困于書故也

二

連日登陟先壠頗勞頓返舍偃休得讀手教感切磋之誼如此方彼此有益非面交矣何幸何幸來教前言體乾與工夫皆明當舍艮止無體乾舍存養無工夫常存養便自擴充内直而外自方與此誠相應也定靜安慮地位儘高更無上下可言此是大人事不可貶損遷就若謂言須通于上下亦不妨以近取譬耳破除欲根與

用力倒斷皆起手定志處知存養欲自不得不除但有纒繞又當斬截此乃補漏法正所謂通乎上下聖賢所不廢也兵法有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以相況注想乃起意之類知此類爲欲而提醒便時時有回復處有存養處此亦通乎上下而言非甚玄遠但得此類盡絶則地位又高矣兄今知存養之功與所當養者久久用力諸當釋然倦筆草畧尚俟終教

與謝子貞

得手書自述近來工夫所謂歛歸一處即欲不能起大約似之但又云倏忽之間遂判霄壤雖甚朴實然可見歛歸者非是真歛乃是有此見耳有此見而實用其力便是真見凡人歛不得者要之只是欲根不斷常在世情上立脚未是脱離得盡如此根器縱十分歛實亦只是有此意思非歸根也脱離處却在各人着實下手不得姑容此處寛與際即係各人受福小大從此起根日後不悲不歛實得也别處作屋終喪此是各人立脚處

此意堅定不為浮言所奪漸漸可望入德令人小小事便費商量日後何敢更望有進只為如今見小欲速纔一起手便要得效便要作疑未有終年終月深入一路者今既起此頭腦須令此意接續切勿又作別見解又疑脚路未的支攪此心千言萬語逼真到底只在自心信得及為得手欲信得及非是意見湊泊真是徹底無一物便自能鼎立乾坤本是無賊如何不享太平規模更欲於上說是說非應知皆多口也

答王龍谿

兩承手書言弟不赴冲玄之會或以此舉為多事復見與東廓公書恐弟不至齊雲或先入於雙江公之言雙江公未嘗相尼也弟昔束裝赴冲玄雙江託以傳語執事印正此學此意固拳拳然也因兄云云觸弟微意弟有懷欲獻久矣言之恐執事不察倘至傳播使弟反為諸公所棄不言則又恐將來之慮驗於愚者之口非弟所以愛敬之心憶往年富陽江上曾有所請兄輒首肯

而緒山兄似不聽納語曰朋友數斯踈矣此弟所以遲
徊不敢也書言教學相長易言學聚問辨洙泗之間患
難相從離羣索居子夏悔過弟賴諸公初有知識居今
之世孤陋獨立固知其不可故旬日不見友人則皇皇
不自寧有以諸公片言至即倒屣走奉誠慮歲月逝矣
毛髮變矣精力疲矣來者幾何歸宿安在使罔罔以生
即不若早夭猶為人憐惜也又況近者徑路稍分愧悔
益重苟加黽勉亦若可前而切磋不至負此一生其又

奚恐故去秋失約今秋阻行皆屬無可奈何初非有所
先入弟於傳聞有一二事則又頓足扼腕長吁而隱痛
矣往年韶州之行物議騰滿豹谷之黜藉以指瑕涇縣
之聚郡守持以短縣令縣令幾致削迹其他瑣瑣姑不
條叙諸公誠為已矣何地不可託宿必欲近城市勞官
府力犯人言果取何益乎問之必曰吾能破除毁譽不
為曲謹小廉之學然絶不聞能破除醲釅而求動心忍
性之資何也誠為人矣憫來學之淪續繼往之業而又

力犯人言強顔以進使吾身蹈可疑之跡而望豪傑之不我疑猶犀飲而禁人飲酒也其亦難矣且未及有益於人而先為人所病使人懷疑而強以為誠心果未見顔色而言乎抑別有意乎若曰我將委曲誘引不復與較令感動而入之者誰乎人心至神微不可掩稍有私曲人皆見之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明日遂行在陳絕糧避色避言孔子不廢諸公專言格物又言良知知是知非獨不見此何也今風俗披靡賄賂公行廉恥道喪交際過

情所頼數公樹立風教隱然潛奪其氣庶幾不言而信豪傑嗣興猶恐習染錮蔽未易移改況助瀾揚波令彼得為口實果有萬物一體之心宜有大不忍者矣好名若節欺誑耳目以為身利此誠不可入於堯舜之道若冒取善之名借開來之説以責後車傳食之報不知於此輩同條例否凡之入手潔淨清虛日用應酬凝然着裏弟每得之言外何敢忽略而乃以此言相聞何啻獻芥董於易牙之庖但恐理易障心遂至以身妨道為師

門之累不細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巳以二子較之篤信者宜近矣然莊周恣肆出於子方而獨得其宗乃屬質魯戰兢之人故善學其師者師其心不師其跡又况未必皆其跡也陽明師有言曰求之於此心而是也雖其不出於孔子吾不敢以為非也今天下之人莫不以前數事為非則是疑子夏於夫子者不止西河之人矣然未聞有子夏者投杖而拜是知流獘不待將來而獘不止於恣肆其亦可懼也陽明師畏矣任其責

者諸公耳舍諸公不言吾道無望矣弟於諸公不啻骨肉望之厚愛之深故言之盡凡宜察之弟將以今歲徽寧之行卜之也遠塵罠慎取與久處而虛受雖不相招必有贏糧而從者矣惟凡圖之

答陳明水

玄潭之聚衆賓羣集而執事又越彊遠臨尤為奇稀松風潭月清明倍昔不知此後閤中復有此等勝事否六月批答猶未披誦令郎來承手書拳拳誠懼終於迷途

不復知返欲以指南為之相導其為惠愛何如可云然於不肖近所持行似有相左姑以聽受而不復深論以待衆人可也不肖於執事何如哉來教云吾輩學問大要在自識本心庶工夫有下落此言誠實也雖然本心果易識哉來教云心無定體感無停機凡可以致思着力者感也而所以出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謂心有感而無寂是執事之識本心也不肖騐之於心則謂心有定體寂然不動是也感無定機時動時静是也心體

惟其寂也故雖出思發知不可以見聞指然其凝聚純一淵默精深者亦惟於着己近裏者能默識之亦不容以言指也是謂天下之至誠動應惟其有時也故雖出思發知莫不為感然其或作或息或行或止或語或默或視或瞑萬有不齊而機難豫定固未始有常也是謂天下之至神惟至誠者乃可以語至神此中庸通篇意也來教云欲於感前求寂是謂畫蛇添足欲於感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不肖驗之於心又皆有可言者自

其後念之未生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前有寂可也自其今念之已行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中有寂可也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始變易感有萬殊而寂然者惟一此中與和情與性所由以名也來教云學至于研幾神矣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夫既曰動則不可以言靜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也不肖驗之於心又有大不然者當吾心之動機在倏忽有與無俱未形也斯時也若何致力

以為善惡之辨乎且來教云感無停機是又以心為動體不見所謂静矣夫感無停機機無停運頃刻之間前機方微後機將著牽連不斷微著相尋不為乍起乍滅矣乎是正所謂相左者也竊詳周易與周子之旨亦與來教稍異易賛知幾為神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如石理素定也是素定者非所謂寂然者乎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以惟深先之朱子曰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是精深者非寂然者乎此大易之書

可考也周子言幾必先以誠故其言曰誠無為幾善惡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而後繼之以幾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謂之神故曰應而妙不落有無者謂之幾故曰微而幽夫妙與幽不可為也惟誠則精而明矣此周子之書可考也蓋言吾心之感似涉於有矣然雖顯而實微雖見而實隠又近於無以其有無不形故謂之幾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辯善惡猶云非幾即惡焉耳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於動是

乃所謂研幾也今之議者咸曰寂然矣無為矣又何戒懼之有將以工夫皆屬於動無所謂靜者不知無欲故靜周子立極之功也誠則無事果確無難周子思誠之功也背非見止非為為不止者周子立靜之功也假使知幾之說如來教所云是乃聖門第一關頭何至畧示其意於易之文而周子亦不諄諄以告人耶子思之傳中庸固憂聖門之失其傳也使其工夫如來教所云則必曰戒慎乎其初可睹恐懼乎其初可聞何乃以不睹

不聞為言如今之謎語乎惟其於不睹不聞而戒懼焉則是所持者至微至隱故凡念之動皆能入微而不至於有形凡思之用皆可通微而不至於憧憧如此乃謂之知幾如此乃可以語神亦謂之先幾之學此其欛柄端可識矣今以戒懼疑於屬動既失子思之本旨又因戒懼而疑吾心無寂則併大易周子之旨而滅之無亦言之未瑩矣乎日者出弔泰和途中友人往往以是詰問其言不同所指則一推原其故大抵誤認良知為祟

耳令為良知之說者曰知是知非不可欺瞞者良知也常令此知炯炯不昧便是致吾心之良知聞者未嘗怪之也雖然此言似矣而實有辨也夫孟子所言良知指不學不慮當之是知乃所以良也知者感也而所以為良者非感也傳習録有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静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夫至善者非良乎此陽明之本旨也而今之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覺簸弄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

此豈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乎恐陽明公復出不能不矯前言而易之以他辭也洛村常問獨知時有念否公答以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自朝至暮自少至老更無無念之時蓋指用工而言亦即所謂不失赤子之心非浮漫流轉之謂也今之學者誤相援引便指一切凡心俱謂是念實以遂其放縱恣肆之習令傳習錄具在稍加玩味亦易辨别執事所見雖高然大要以心屬感似與此輩微覺相類自未聞良知之說以前諸

公之學頗多得力自良知之說盛行今二十餘年矣後之得力較之先進似或不勇此豈無故耶不肖一二年間初有向裏之意近日頗知用力而日月已逝不復可追所論寂感與知幾之弊皆身所經歷且有歲年譬之貧人得金之期雖未可知然沿門逐戸所見多矣因執事不鄙且念此事關涉甚大若不明白不獨擔閣後生自身將來向何結果故具以所知為問惟執事剖示之

與尹道輿

前二役去草草發書每相念若有未盡言者實又無所
指豈自家意不了耶别後無他長進惟於此件識認稍
真切只是未能發得者總為閒思雜念無故擾壞私智
俗欲未能斷絶耳然此亦只是認此件未真切是以互
為勝負若烹大牢飲醇酎又何暇復羨草惡具耶凡閒
思雜念私智俗欲皆草惡具也此件清虚完足安樂鎮
靜大牢醇酎不啻是也果能收斂翕聚惟嬰兒保護自
能孩笑自能飲食自能行走豈容一毫人力安排試於

臨民時驗之稍停詳妥貼言動喜怒自是不差稍周章忽畧便有可悔從前為良知時時見在一句誤却久却培養一段工夫培養原屬收斂翕聚甲辰夏因静坐十日恍恍見得又被龍谿諸君一句轉了總為自家用功不深内虛易揺友朋總難與力也孟子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未嘗言時時有是心也未後四端須擴而充之自然火然泉達可以保四海夜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須養者

緣此心至易動故也故引孔子之言以實之未嘗言時時便可致用皆可保四海也擴充不在四端後却在常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所謂以直養也養是常息此心常如夜之所息如是則時時可似乍見與平旦時此聖賢苦心語也良知二字是陽明公特地提出令人知聖賢不遠方有下手處然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又良知良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為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却盡以

知覺發用處為良知至又易致字為依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木常發榮必速槁人常動用必速死天地猶有閉藏况於人乎此事理至易明也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擴然太公方有物來順應之感平日作文字只謾說過去更不知未發與擴然處何在如何用功誠鶻突半生也真擴養得便是集義自浩然不奪於外此非一朝一夕可得然一朝一夕亦便小小有驗但不是放乎四海譬之操舟舵不應手不免

橫撐直駕終是費力真時時培此直信得及却是最密地也近日所見所趨在此千里而遥不覺喋喋此間雙江公真是霹靂手段千百年事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着真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而陽明公門下猶有云云却是不善取益也吾弟居官此件尤為際要須勉之勉之

答郭平川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

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為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梏之未至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未有發者存故謂之良朱子以為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為足而以致知為工

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梏於旦晝所為矣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思不梏於為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為致知之功則其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

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為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為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為理物我倒置故常夅己以逐物來教所謂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安能常得烱烱又況自私用智之心勝往往欺其所不可欺蓋已得之竊意陽明公之本旨或不若是相遠也夫食實而不溉其根飲流而不濬其源世以為亡本者之譬今以一念之明為極則

以一覺之頃為實際不已過於鹵莽乎審如是則良知二字足矣何必贅之以致審如是凡怵惕者皆有火然泉達之勢矣何必贅之以充凡好惡者皆有出入無時之妙矣何必贅之以養凡天下之人自孩提以上者皆仁義之君子矣何必贅之以達此殊有所未解也

寄李株山𡝩友

春初走雩陽弔善山𨘗迤而返則春仲矣於執事行竟未把袂一别耿切何如恭惟榮選青田乃名賢故里迎

送細節或不能免然跡遺考故足以興豪傑之思於觀法不少也邑無小大勞佚惟愛民省費可以得善譽吾嘗誦讀古人語欲致之民非縣令不可速達果盡吾心即為令勝作守勝臺省惟有實心者可以語此也來年孟浪於工夫頗缺失歲月冉冉遽爾衰疲偶觸鑑愴心漸知省改前塵妄想近頗分辯得下若後來光景稍延相見或有可呈似也誠意伯人品甚高其立處儘得聖賢大分限用行舍藏幾希收放得去所病或未能透底

與入細不來要之斷非世儒見解可比擬也心無倚着粘帶方發動不滯不倚著粘帶是甚次第有得之天者有成之人者若誠意則得之天者多也凡謂如何與諸生聚講不獨夾持此心亦足以收拾人心興起風俗此絕不可少能斬然樹立即講論不為空談不患人不相信也兄質甚美惟在振迅不粘帶不涉疑慮事過即了理順即行則政光顯矣自顧老憊終非久于人世與兄相見未知何時對紙不覺縷縷知不為贅也北風入戶

淒然此懷

二

令郎來自青田承遠惠華札知政通人孚喜慰不可言此處行得無碍無處不可達矣學問正在事務中了得此心更無閑雜念慮擾亂即學與政總是一件而紛攪處主宰不失即工夫得力此乃煆煉久久始得未有見成受用者也區區兩年走匡廬期與龍溪了夙念近日知性命稍切將一切酬應欲盡謝絶入山閉戶之計決

在旦夕盖根器不淨不得不用困勉之功兄聞之不相唾否來命執筆縣志正在禁中若迫得謝于令郎手盖不踰旬即病脾今猶未出户此其情可想也萬萬不罪令郎老成在家又知向進足為兄賀兩見龍山為誦美政欲以清静相全不知其不能致力也朋友親戚貴于相全官箴與鄉誼各有攸當如何如何如何感相愛輒多言山中野性不除可知也

寄尹洞山

所諭學脉極為中正弟安敢倡言於衆聊向一二知己證驗所見未嘗持此於後輩中作談柄當今惟實行實修乃學者首務凡友朋相見卒舉相勉即來諭所指可謂千里感孚矣若吾輩求進固自有序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非孔門傳授乎不睹不聞與虛静字面何異然而孔門不諱者舍此更無用力處耳明道極稱述者在居處恭一節以為切近然又謂此是徹上徹下語推之則篤恭天下平以告樊遲者極切近而又極高遠葢有抑

之而不能使之畀者矣凡謂然否明道又云道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此處更煩下轉語指迷孤陋之幸

答董蓉山

主靜立極濂溪嘗有是言矣此非濂溪之言也戒懼於不睹不聞子思嘗言之矣不睹不聞靜也微而隱而見焉顯焉非不動也此無欲之體無極之真大易所由以生生非有物以為之根原靜為動根靜在動中故也此

即所謂動而無動静而無静神妙萬物者也故曰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彼得意而忘言故不執言而直顯其意若此凡所引動静一原顯微無間是也而指以静為時動時静則淺之為静矣易言顯也見也凡天地之交錯變易日用之酧應作止皆易也皆動也而其根則本静本於無極此即所謂根原也凡恐其執静一偏而不識此根原誠可憂矣雖然動静兩言未有能實明之者果明之則静之一言盡之矣不必兼之以動而後為

完具也吾不能復無極之真者孰為之乎蓋動而後有不善有欲而後有動動於欲而後有學學者學其未動焉者也學其未動而動斯善矣動無動矣此其大畧也至其所指無欲與所以至於無欲之機非面面相臨言固不能窮也今之言良知者惡聞靜之一言以為良知該動靜合内外而今主於靜焉偏矣何以動應此恐執言而或未盡其意也夫良知該動靜合内外其體統也吾之主靜所以致之蓋言學也學必有所由而入未有

入室而不由戶者茍入矣雖謂良知本靜亦可也雖謂致知為慎動亦可也此非生之言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知也不識不知固至靜也若於知識中認得幽閒暇逸者以為根原却不免於識情有所去取此豈特非陽明公之本㫖近日生且非之矣凡謂如何

與周成之論易

書來知留心於學喜甚數往者順三句往時亦如來說

如此則與上文何相干涉夫往者陽之舒也來者陰之歛也陽自內而達外故順陰自外而反內故逆即上文圖意也自震而兌而乾乃一陽至三陽自巽而艮而坤乃一陰至三陰此天地消息盈虛之理自然而然也陰之歛不極則一陽不能復生此復所以次剝也易者生生也然必本於歛靜則所謂逆數也造化以之卦爻象之所謂從中起者始有下落反之吾心所謂從未發者始有印證此逆字與地理金丹獨逆逆字同是凝聚處

事理來者吾以此擬議亦即知來到意決處便是順應便過化矣解書一段亦可用但聖賢本文之意必有深蓄一時看不透且勿厭煩不然便有任意鹵莽之病矣

與友人論咸艮二卦

承示咸卦要其歸于咸脢與艮背相似志末當云心無私係此正艮背之義生何足以辨此前書有斷來章之戒又念執事之取善無已不可無對夫易變易也所以盡心之變也故其為卦不相假借其為爻不可混淆蓋

心之變無窮則其辭亦無窮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雖聖人復出不能盡也艮何以言背也言乎陽止于上而內外之不相入有背之象也如是恐疑于止而不應矣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不行不止也時也止其所則時矣又曰內外敵應非不應也相與於無相與應而敵矣是艮背之說也若夫咸脢異於是咸言感也象曰以虛受人感之正也貞吉悔亡是也咸拇咸腓咸股咸輔逐於動也咸脢墮於靜也或失則動或失則靜

皆非虛也失其正焉耳咸脢何以無悔也寘然塊然何動之有動斯悔矣悔生於心無所用心悔何從生何言其志末也志可以通於天下而一物自居斯末矣本之則無如之何得其本萬事理於感也何有故艮背也者無我無人敵應也咸脢也者是內非外絶應也二者相去何啻千里是何也背可以言止脢不可以言咸言各有當不可易也即使易辭而曰艮其脢脢猶可以言艮也如曰咸其背背非可感之物猶夫脢也知脢不可感之

義而後學始不偏何也艮其體感其用體用不離非言可判也艮言止之義矣然不以内為是而曰不獲其身不以外為非而曰不見其人無我無人夫固可以感也故其象曰思不出位言思而止也舍思而言不出位非訓矣咸言虛矣必曰受人脢非受人者也舍受人而言虛非訓矣故夫以咸脢為艮背者離體用而言之也離用則有不思而不出位者存告子之不動心是也體在用中用在體中無為而無不為周公夜以繼日之思是

也體用之離與否毫釐之差耳今之離體用者必曰吾但為晦而已無問其為咸與否也猶之曰吾但不出位而已無問其有思與否也夫求咸於晦不猶索照於反鑑乎聖人不為也將曰二氏得之則佛老之作用别矣佛近於儒其為言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生所無住心未嘗兩言之也近見禪者與之語深以落静為戒每語必曰道能應物予始鬨而愧之彼非主於應物者也而拳拳以應物言乃知儒異於禪未易言也畧不隱括

遂爾嘵嘵惟正其得失幸甚

答門人劉魯學

周子所謂主静者乃無極以來真脉絡其自注云無欲故静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歆羨無然畔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為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閑暇逸者便可代替為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

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觀周子爭死因即欲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臥疾敝篋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毫不盡分處此是真能主靜者盖樂則行憂則違或為季桓子之仕或為膰肉之去孔門相傳脉絡至周子始相續也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為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狼狽之獘紛然潜入而不自覺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

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

答成井居

手諭夜氣一章條示明切尤見别後案牘中學問益密此非有所致力未易及也敬服敬服僕嘗細玩此章重在日夜之所息一句故先儒有夜氣之說蓋言旦旦伐之之後至於日夜一息則百竅皆閉諸機盡忘猶夫天地之冬藏以起元正日月之晦昧以回朔望翕聚之極

必有發生故平旦好惡猶能同人使從此善養更不以旦晝紛紜者梏亡之則旦晝皆夜氣也日用動靜莫非真性顯見矣豈特平旦好惡而已哉故曰得養則長又曰操存舍亡蓋極言不可不養也息之功大矣哉非夫退藏於密而齋戒以神明其德者烏足以語此夜之息天地自然之運也至於旦晝而一於息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所謂動而無動時時戒懼于不睹不聞而不以外境奪吾真所謂行庭而不見其人也

如是而耳目視聽刑政簿書皆非在外誠如手諭云云矣此君子法天之學也然僕每自察之倐忽之間便分得失小小誘觸即易泄漏欲如夜之息也豈不難哉如是而望無一毫粘帶無一毫障蔽如手教云云又誠不知何修以致之也

答胡正甫

憶與正甫别忽已三年兩年得遠書時豪放時謙約何善進也此學不論破口與不破口只是論上肩與不上

肩譬之説食不飽與含哺鼓腹者豈論破口與否耶此學是大丈夫事一切世情道理兼搭遮飾不得直心直意是非一毫自欺不得果真上肩即終日默默却是真破口人人可得見之不然縱不破口無益於不學一也正甫聰明豈不辨此只為伎倆尚多前面路徑尚雜以此未曾果志古人畊稼皆是與人為善何啻舉業與官府事此間只是認性命不真譬之識得七日不食則死一日不食則饑縱饒他人枵腹自當炊爨時勢格套

一毫便易掛帶正甫有氣力與他輩脆弱者不倫固可以嘿嘿領悟矣區區別後於性命處比昔稍切一二年間有畢力從事之誓即不知日月果如何掛帶處猶未能盡脫向正甫云云正是經過熟路非億度也幸勉之同輩凋謝此時最甚又何忍言佳作值病中絕未覽後當有商量纓冠之論孟子以時位言區區以力量言如卧病枕席間即同室鬬未有力疾而往者又一意也前書連領切磋正所望於吾黨幸勿謙抑是崇以虛友誼

答戴伯常

楚中習靜入山得疾冒暑言歸室人先逝喪中無事發尹子所帶手書拳拳下問於不肖所謬述咸有質疑贊助令世求此事於佔畢之輩難矣求之縉紳間益見其難況執事執金吾侍陛楯其所庸心有士大夫所不暇者不尤難乎讀之起敬起畏雖然中心有欲獻於執事者不敢不盡夫子言學不厭教不倦必先以黙識何哉欲人自得於心而後可以及於人也學之不明久矣自

談學者出即謗毀日甚豈人人皆安於習俗作惡正道如此哉蓋有由也彼以為好名之心太勝務實之意或寡急於求人之知而不急於自足其知其所望於談學者固不細也象山有言曰古之人言論未形事實先著有味乎其言之也夫解釋理道分辯是非此儒者審問慎思明辨之事不可廢也言之不出恥躬不逮顏子終日如愚非不問與思與辨也彼反之於心有未協考之於行有未一則思所以自克而自修焉此其為問與思

與辨也大矣恐人知其有也抑亦其下者也躬之不逮於言自古已然況今日哉不肖向者云云聊以質一時之疑不謂友朋梓而傳播不復可掩故有昔以為是今又覺其非昔者以為非今又有當察者非敢謂月異而歲不同彼一時此一時未可執言以為極則且傳信於來世也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非尚闇也無所事於章也執事所問可謂詳盡細繹微意有不止於相質疑者何哉今世著書滿家甲可乙否使人莫知取的有

聖人起必將付之秦火以反躬實踐為先一切智足以先人言足以文身者皆沮焉而莫之張喙然後乃為還淳朴之俗養忠信之德以起相觀之善其或文勝於質言近於辯必將禁而遠之固不忍騰口說逞文辭日喪其真以共騁於嘵嘵之場啟人之口實也雙江公衛道之意甚切至其議論太廣亦嘗病之故願執事師其志勿師其跡以言為戒吾道甚幸執事如有疑於不肖乎請試證之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也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李延平隤然如田夫野老夫與野人田夫無異必有不知人之所知而能行人之所不能行者矣執事以為何如不肖以病體遭喪情思糾鬱血氣遂耗恐非可以人間者與執事往來書不知幾通每通書不可不盡惟不以其相拂為怪即道在執事者猶其在我也豈必盡出於區區之言與其去取者哉

答胡督學

舟中奉懷漫有所呈返棹又嘗往復一書然十五年別來彼此用工節次與所經嘗者未嘗細扣近過玄潭見手題徘徊久之念人生如隙駒消却白日竟何所成容易嘆老而悲窮朋友分攜安能為謀徒以切磋之誼慷慨相許不為有識者所嗤乎於是獨卧篷窻愴然抱千古之思歲聿云暮百感方集忽沈文學親持書幣多儀及門發緘拜教耿耿今昔又若神交默應者亦何奇也既感善念無以為報復愧學未成章不足以酬嘉惠茲

土之盛心躊躕自顧又不獨徘徊雪浪之上而已夫學貴近裡密實有足安頓然後從此論進退若一向支吾於見解議論之間縱得友切磋無益也近裡安頓乃在收斂枯槁一番後精神自不走透然後得之至此方可語良知之通塞論語所論恥惡衣惡食不患人不已知與言之不出皆是防走透之病皆是枯槁收斂之功若不從此路磨刬至極便欲隨事隨物流行感應恐不止一暴十寒而已兩年走匡廬與他境屏棄外物默默料

理正在於此今歲體會得內外兩忘一言真是致良知之功良知本無內外今人未經磨剉却都在逐外一邉走透稍知反觀而不得其要又容易在守內一邉執着脫此兩種始入內外兩忘路徑始是近裡有安頓人此非收歛枯槁後未易言也兩日正作龍塲祠記發揮此件意味只是不工於文又無筆力不得此件意味明白顯露以為一快俟脫稿請正白鹿之聚所謂嘉惠茲土盛心果耿耿不已必有能應之者區區非其人也夫學

之在已者既不可以見解議論抵當支吾其推以教人者亦不容以見解議論鼓舞興發即能鼓舞興發所令反所好民且不從況士人乎精神感名有不待言説而亹亹焉者此則誠動於此而機動於彼教之不倦乃學之不厭者致然非有二也執事其務近裡俾有熏蒸融液之益而毋汲汲於匪人之求以辱多士哉然此處亦發揮不得明白顯露為執事一快又足以驗區區之非其人矣何日相對盡此懷抱

答謝維世

心無止息為真心功無止息為聖功兩言似矣惟顏子乃可語此操存舍亡倏忽之間已有千里之遠所謂無止息者安在若功無止息又其所至難者直至功無止息方可豫當來書一番功課得無猶為漫言牽引耶惟時時知所用功漸漸談無止息斯可耳時時肯用功方知時時多止息知時時多止息方知去聖人境界遠甚惟反省匆忽

與蕭雲皋

兄三年家居生不能以時奉晤究竟此學臨分徒爾眷眷自增慚悔兄以美質而又得師承與庭訓之素將來遠到舍兄誰望至道難聞盛年不再仕路風波日下日異非有定力豈能承當萬頃洪濤而試險於一葉見無恙者輒謂當然智者固不爾也學問爭差只在疑信纔承當便能信纔退縮便作疑當下到手豈須瞻前顧後若自瞞昧不過亦須極力回頭不可將就一步既定劄定脚跟便是當下到手處少項有所移易必究其故從

此斬除便是信得及之機括此等非是閒言乃千番萬覆摸索相似兄於此必久瞭然但承當處稍屬思維即又落在第二矣思惟為較量非是真能撇脫也真撇脫者善惡如水火豈須校量耶此去飛騰相見未知何日山洞開荒自足給歲可藏鄙拙惟願兄勲業日隆不作陽明公以後人物則不獨田父一人之快也途中專心文字即是素位但不當他思亦撇脫一驗惟兄勉之

與劉龍山

奉別後聞在郡甚取信上下足驗學之所施平日講說者不落空虛矣敬服敬服弟年來遭家多難於此頗有煆煉稍知進步去秋入衡山今春遊毘陵得與荊川七泉二三君子聚處又覺彼此相長始知此學須日有所操習方是有尋路頭處得此則處家家和處邦邦治事上可信臨民可通千聖所以豪雄一世照耀千古出入萬有裁割衆務而不一動心者要有此具耳吾凡當官處事亦覺有不犯手段時乎亦有齟齬推挨時乎只此

是辨證路時也貧子說金又向大牙行開口自謀則疎為人則至如何如何

寄尹道輿

改歲欲謝絶人事黙坐以待盡即非待盡人亦當如待盡人之心始有結裹處冬來與子良每商量至此輒恨不得與道輿共之學問蹊徑似有可着力只是未純熟然自打坐後亦覺為力稍易道輿居官與打坐雖動静二境不同却好操練存習若操存熟便與打坐者相似

精神自散漫不得時時有幹當處矣近來見得吾之一身當以天下為任不論出與處莫不皆然真以天下為任者即分毫躲閃不得亦分毫牽係不得古人立志之初便分蹊徑入此蹊徑乃是聖學不入此蹊徑乃是異端陽明公萬物一體之論亦是此胚胎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内此方是仁體孔門開口教人從此立跟脚後儒失之只作得必信必果硜硜小人之事而聖學亡矣西銘一

篇稍盡此體段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不足以當之識得此理更覺目前別長一格不是尋行數墨計錙銖照人眼目過日到眼皆是吾人當為居官奉職乃是了吾本分事不是求免毀譽畏法度不得不爾此便是安勉王霸之分與尋常講究理道是非迥是殊別緣尋常只是了格局不是了吾本分事了格局便有勝不勝處了吾本分即力無不足俱是朴實底事由中達外自無周羅支吾之弊古人汲汲皇皇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

達此理令人言學不免疎漏雖極力向進終無成就是不達此理以此與他人言絶不見有一人承當即不承當亦不見有一人聞之生歎羡者不知何也陽明公後殊未見其比豈無謂耶區區不足法只此一蹊徑似出於天之誘衷却非有沿襲處吾身縱不能至願諸君出身承當承當處非屬意氣興致只是理合如此此方是做人底道理此方是配天地底道理能有諸已何事不了真不係今與後已與人也萬里通書既不易得故不復以寒

暄為勤渠珍重自任

寄王龍谿

來諭靈知徹動静聖賢經綸無所倚真血脉路數言甚切弟只玩味易中艮背不獲身不見人一路却不是分別動静亦不是有倚亦不是息縁住静此中又安得凡心習氣包裹此件工夫豈容歇手日昨王濬甫書來亦責弟不合良知外提出知止字面以為良知無内外無動静無先後一以貫之除此更無事除此别無格物言

語雖似條暢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出入操則存舍則亡非即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指為外道此等處恐使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攢眉也千古聖賢兢兢業業所言何事初學下手便說了手事惟恐為工夫束縛令住靜者誰歟不受動應牽擾者誰歟往往閒用工話輒生詫訝相沿相習更無止泊弟久不復開口向人只覺心不安耳死水源泉之喻甚切却是執境話真知良背源泉中自然安流常如止水經綸與

二氏不同弟已勘破今更不向此輩口中拾唾兄亦當戒之但欲似兄圓融活潑信手拈來無非本色又似高禪路徑與千聖經綸所謂坐以待旦不敢暇逸者殊科弟本是鈍根下器望此殊非易至如所謂眼前擽得非究竟處又極的確嘵嘵之說亦當於靈知自生分别寧容走透知便不靈他人難下口也兄視弟所言若此病可醫否勿棄勿棄

答萬曰忠

去秋楚歸訪羅山公晤子達輒思思黙已而聞捷以為豐城雙龍起矣比雲皐北還又聞思黙旅况甚慰甚慰斯道相期不小一時利鈍不足為欣戚也水毁敝廬卧病野舍酷暑中奠儀閒書存沒兩致悲感如何别簡詳述新功讀數過又不覺暑氣迫人與積悲切衷矣所論心體與端緒氣象一段乃先識仁體之意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求至兩程家法莫不皆然動静理會一段乃格物之要須如此朴實用工始不落虚見始於日

見行事得力先靜一段尤於心體所指更明於理會所在更簡於前二段甚肯綮不爾猶費分疎也簡云吾心全體大用發見流行雖昏壅之極而自有昭明不泯之端此即陽明先生所謂良知今時學者指愚夫愚婦與聖人同處乃其相傳妙訣也思嘿如即以此為本來端倪乎是無容細微察識矣若謂此中别有本來端倪須察識而後稍見則所謂全體大用發見流行又何如哉且惻隱之端須是逢孺子入井見之平旦之氣須於

好惡與人相近見之以此推端倪似未有含感物而言端倪者如静坐則清明和適執事則精明安肅居家則和柔愉婉以此為端倪而隨處得之不知與簡中所謂拿此一物看守在此不令走作者又何以異察識既不可緩隨處又當理會不知所謂静息處玩其清明和適之體則日用自有依據孰先孰後為一乎為二乎此處更無歇後語更無訓釋語始是真能明諸心始是不落虚見爾思黙所言皆身所經歴本與想象不同云云

者効切磋也涼秋九月翻然一來彼此兩益不盡

答李石麓

内外兩忘乃千古入聖秘密語凡照應掃除皆屬内境安排酬應皆屬外境二境了不相干此心渾然中存非所謂止其所乎此非静極何以入悟

答王著久

來柬述叙極喜分辨路徑明正令日正不可少此議論第欲充此議論令實有諸已不徒為虚見虚興却在默

點自修真見時刻有不彀手處時刻有不如人處時刻只在自心内尋究虛静根柢安頓不至出入即有好商量矣孫思邈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極有意味行方膽大人或悟之心小智圓却是煞用工始可及也

寄謝高泉

今之展卷者有欲一見古人不可得之歎然往往忽於當世之人夫當世之人不在山林必在朝廷之上同處

山林矣勢既不容奔走於天下以徧訪其人其在朝廷之上又不得以名位相近數與往來即往來為當時名人或未必皆有志於聖賢之學即志於學又或各持意見意見既不相下求其於古人皆脗合不異又其甚難者也不肖固處山林者也十五六年來亦嘗慨然於離羣索居而欲奔走天下以徧訪其人然出不能踰域輒有所嫌避以去去歲嘗入楚得與楚之何吉陽氏相見吉陽固在朝廷之上者也彼方行役歸執手語纔一二

時耳於一二時欲吐心腹相質固不能也病歸即有室人之變稚子悲號思慕勢不得更出戶自分取友四方一事已矣不意擁衾敝廬乃得執事書累數百言雖未嘗一接面款款若執手語而又相許可以心腹者此可不謂奇遇哉至所記龍場之遊載其山川風謡與究竟陽明公學問肯綮皆極詳盡反覆數四又若相隨攀磴歷箐夷猶詠歌於何陋之軒侍諸君子之側上下其議論而得其風旨也文之不可以已若是然則天下固有

不必姓名之通足跡之勤而可以徧訪名人無勞展卷之歎而可即與古人相見者乎龍場之事聞之童時其懲創所得近時稍窺其一二只是描畫不盡如來記所云費却辭說點不出者然私心慕之遂因承命少有述敘以附千里執贄之義倘獲可否又不特比於頻頻執手相語蓋終身論交之始也良知二字今人皆容易說得至如來記所云點出此意者不是只覺見在知是知非一念而已蓋不由學慮而自能分曉主宰不失此非

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而天理烱然未易及此不肖三四年間亦曽以主静一言為談良知者告以為良知固出於禀受之自然而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如孟子所謂日夜所息與愛敬之達四端之擴充始有入手處陽明公之龍塲是也學者舍龍塲之懲創而第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蹈險出幽而欲從容於九達之逵豈止病躐等而已哉然聞之者惟恐失其師傳之語而不究竟

其師之入手何在往往辯詰易生徒增慨惜執事如有取焉固千里而同心也

與胡正甫

聞春榜報如酌春酒融融洩洩可知是時方經大水後卧疾野舍蓬跣一榻而有訓諸弟索所寄詩漫為書數語代賀不識即達否惠州有葉綱齋北來謂吾弟精神收歛喜甚喜甚又過於聞春榜時也萬里長途始於發軔吾弟聰明能闡發道理縱不肖極力撰言何以裨其一二

獨自心自斷處不識勘得如何千古真正英雄從此起手千古不多見真正英雄亦只在此到手吾弟勉之吾見亦罕矣奈何奈何少衡見報已除南昌恐精神不足煩為之慮吾弟與蘋泉必同選旦夕切磋何樂如之月初待廓翁雙翁聚玄潭二翁精力勝常而不肖則已頹然如翁散會復病後來日月可知也問及者以是語之

答王敬所督學

往得二谷書云敬所壁立萬仞人也為吾道喜不置未

幾聞蒞敝土又為吾鄉士人喜不置方卧病野舍使書
遠貽加之重幣推奬大過不覺汗顔不肖髫年以來妄
意古人謂可希冀既長遊谷平李先生之門以濂洛之
説自考已而徧友四方之士談論徒勤躬行缺失譬之
趨遠役者入于迷肆東奔西馳取道泥淖未有騁步京
國之期令老矣後志不酬懲創日切加之家難灰心屏
氣若有跂圖而疾病纏褁天若桎梏此烏可以辱盛意
哉拜賜拜教且以心謝惟執事銳意斯文振衰起廢

必有相應於不言者葢精神之感孚勝於言語之諄復和粹之融液深於法制之詳密優游浸漬使人皷舞而不自知乃所以為道化至於講究聚會雖不可少先後輕重君子自有節度非不肖所能窺也濂洛而後興廢不一當時翕然風動其機葢可想見若襲其故跡而觸發之猶未易以歲計又況其故跡不易襲也今講究聚會固無以約其散渙操進退予奪之柄而勸懲之乃法制所得為執事身又為之矜式吾道其有望乎不肖

竊伏下風道揚微隱弦誦滿戶寡緣咏歎以畢餘生幸甚幸甚支離其形強以非任是益其罪也

答董生

日者區區所言乃千古聖賢體統匡廓足下能記憶入心足見不忽獨不記云黙黙一室中便是了得天下萬物一句乎知黙黙一室中亦是了天下萬物了天下萬物亦與黙黙室中無加損堂上一隅之辯在心術在身分不盡在身之出與不出此等處却非一言可盡足下

且辯個是了得天下萬物底胚胎莫問在堂在室也欲了天下萬物胚胎當與天下萬物無有分辯無有界限足下自視此身果如何與古人相應否此處一切意氣見解力量謬妄承當不得要有真物在故言學不厭教不倦而必先之默識默識非細事非易能也舍已田而芸人田聖人以為病今人以為勇吾不知其說矣試有得後彼此兩證之別後水至室廬蕩然無存百不足恤獨病體遭此勞頓幾於不支今僦居野舍瞑坐待盡更

不知此身何歸吾家何在天為晝出一虛靜景象敢不敬承之吾弟忘家外處藉朋友夾持足見有志獨於常道覺興味有大高處此道高之不可卑之不可近時悟得如何五月能來使病人不落莫大快事也

寄葉綗齋

羅浮矗立南海上幾千萬丈由鐵橋至飛雲幾千萬層若住梅花村下亦不為不勝第無緣盡羅浮之奇耳晨門荷蕢豈不為高果哉莫難聖人不如是太刻學不厭

而教不倦好古敏以求之未有止也若直以今人論髙彼何求哉明道寧學聖人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豪傑則然斗筲之器易矣世之言聖學以任情為率性見持行稍孤潔輒以好名目之其流之獘吾不知何所極也令姪合志不患孤子羅浮待人甚於人之慕羅浮者窮高極深毋轉别路神遊八荒舍二賢其誰珍重珍重

與雙江公

持志無暴氣一章分明是内外併了告子不知義而外

之乃極信仁為內做得主張定處至應物因物付物更不煩安排此與聖學只絲毫之間耳故告子最近禪以彊制其心斷告子似未盡告子若助長一節乃是孟子推出暴氣之病恐不是發告子病源試思之以先孟子不動心之人而以彊制勝恐不足為孟子道亦覺與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兩言不相應也長者教之

答王敬所

洞中默坐忽徐生齎手書諸集遠來惠問啟讀之婜借

大啟而待譙彌下即此見進進不已之機所以興起不肖者深矣感激感激往劉生奉詩教至鏗然雅音日夕與士友誦之竟以調高未能即和比見徐生始強為之可以知其懶慢拙陋矣洞中坐閱炎涼故吾無少長進方切内懼而來書亦以不息自然往往有不湊合之憾知非誑語况中與靜處為力自有難易不同宜執事之兢兢也夫不息其真體也然而不能不息非真體果亡也其蕩而失之者多也請以吾之經歷者為執事言之

吾嘗歸靜以為之主蕺其動而不括也然視則逐於景聽則逐於聲思則逐於事與物而吾之靜不復存矣夫思與視聽既不可少而逐與不逐其機常存乎倏忽微眇之閒任之則成馳騖執之則拂生理於此調停俾常若有存而不敢忘久之至於無所存而自無不存此吾之所自勉而猶未能也執事其有合乎哉若夫技能之精敏嗜好之沈濃鑄隙針芒元氣盡敗江海之積洩於漏卮此更不可不慎也其向背輕重足以移精而易智象山

所謂是非可以立辨尤為扼吭語在自察自決而已

答周洞巖

相違幾十載每見京國人來輒稱凡縝密静重雖未及面承學問宗旨知已先得此心斂實處竊謂可以自附於知巳之後固不在言説之同與異背與合也楊凡來自荆州遠辱存念惠以多儀復手裁示新得與學問宗旨惟恐不肖無所砥礪或至背於致知格物之訓交游切磋不聞此義久矣獨學寡聞之人得此何啻百

朋之錫領教領教憶幼時讀陽明公答整菴書其中惻怛懇到能見之至其疾首可哀處殊未知所指只以文字漫擬耳若止以文字漫擬其口氣而斷論之而未及深究其疾首可哀之誠則安得不來整菴之辨斥而且嚴為之防範自以為大有功於聖門不知當面失卻良友徒令後人生嘅卒無補於生者之拳拳以為千古之憾此非遠事難驗也生何敢望陽明公之萬一若耿耿一念亦欲不負于陽明公所言今亦不欲復爾嘵嘵以

增口過惟自勉進所知俟他日相見執手莫逆而笑即是與凡千里合席者也生日衰矣百念皆廢日惟汲汲了此心期如秋陽江漢影響即就木時得瞑目足矣凡德政所在有闡願厚愛護以光斯道洞中修竹古石如對清嚴

答馬鍾陽都憲

往承惠以口義如面侍講論諸篇皆有發明至於未發之中尤極有指證非實用力向裏斷不能以言句中肯

際也夫未發之中自不睹不聞中戒懼養成到無不中時即是致和即是達道此是千古列聖心心相傳正本於此不同便屬異端然不睹不聞能自知之者鮮矣知不睹不聞而能戒懼斯又加鮮也盖謂之不睹不聞是不容以形聲求不容以形聲求即不容以言句億中故顔子仰鑽於高堅必由博約而後見卓爾夫子雖善誘不能使全體畢露於言句間也然則欲戒懼者其將何所入乎幸以實用力者示之

與徐大巡

其無似伉直迂疎絶無寸長古所謂臃腫鞅掌人也獨以少時謄其言説妄意古人之道漫令虛聲動人耳目罪廢以來身居壠畒漸知恥畏自顧去古人益遠不敢復有希望而多病早衰血氣羸憊惟甘隱默了此一生庶幾還造化耳近日傳言執事誤采虛聲過借美譽上言于朝以為可備驅使執事耳目之司也人以耳目轉相訛謬執事固且信之不知皆非其實是其以言誑誑人人以耳目誑執事執事將謂之何其

於是不獨自咎又且慮執事不效所言某之咎益不可解矣雖然古之報知己者在於不辱所言不期於所言之必效牝牡驪黃之外固馬之所以見信於九方歅者也某之自量審矣執事將謂之何某素不工文兼之衰病筆硯久廢學記之作懼至違命未及請益遽有僭言比讀來書駁難窮詰如治獄然辭證具存是非畢露當即更思易草以稱明教夫復何言然既承下問有不敢

盡其體鄗見所指無物有所即無思無為與艮止其所之意所指歷萬變而不改其故主宰乎動静以發其靈智而實無所發即通天下之故而常寂然之意也見此者謂之知見然未能實有諸已而稍涉於推測即不可以言踐履也履此者謂之踐履然未能至於由已而稍涉於矜持即不可以言自得也自得者研極乎精深而神變出焉常止其所而靈智通於天下非夫義襲與踐迹者可能正以義襲與踐迹猶為以已合彼者也故踐

履而不至於自得者多矣未有能自得而不事夫踐履
者也執事以知見踐履為所由以得是矣然其次第固
莫強也苟既得之則居安資深左右逢源行著而習察
幽隱洞達日見其光輝非止於有知見而已也小大無
該日見其篤實非止於能踐履而已也是聖學之的而
明道所謂不須防檢窮索者也譬之入長安者按圖計
程則知見之謂也適途問津則踐履之謂也樂生興事
憂辱之安是第則自得之謂也之安處其吾心之豐其

生俱賦反而求之內外兩忘則本真未亡頃刻立見所謂欲之即至以彼此譬之固未切也世儒嘗言由知見而踐履由踐履而自得此言似矣而實未盡也人之為學有起於知見者自以了悟為明而忽於責實有務為踐履者惟以躬行為驗而昧於辯幾此二者謂之非學不可謂為聖學之的則非也明道有言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善成名白沙致虛陽明致知蓋無所因襲而求以自得此皆有意於聖學不屑於世儒者也不然康

齋踐履密矣白沙鳶魚飛躍之說何自發耶此千古之
案斷也某少時入此言說迄今垂老茫無指歸故以平
生所苦為言相輪對說安能曲盡微執事之駁詰不自
知其言之支離昧晦而與道故相遠也來書末章拳拳
以身心安着為快且求明以自照切問近思今世君子
罕及者也某非其人何以為報敢即前問終之夫心之
靈智無微不照譬之於鑑無形能遁所患者日放逸而
不自斂聚以至散失本靈淆亂真智光遏伏而慮愔雜

猶塵垢蒙蝕無能别妍媸矣寂然者心之所以通於天下之本心常有止則歸寂之功也今執事臺務旁午宜不暇有静境矣然即旁午之中吾御之者亦有揺於轇轕紛紜而爲事物所勝者乎此即憧憧之思也亦有主於從容閑雅而在事物之上者乎此即寂然之漸也由憧憧而應之必或至於錯謬由寂然而應之必自盡其條理此即能寂與不能之驗由一日而百年可知也一日之間無静無動皆由從容閑雅進而至於澄然無

事而略未嘗有厭事之念即此乃身心安着處安着於此不患明之不足於照矣漸入細微久而成熟即謂自得此非其之杜譔也明道不言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謂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夫必有事者言乎心之常止於是勿忘助者言乎常止之無所增損未嘗致纖毫之力者言乎從容閒雅又若未嘗有所事事如此而後可以積久成熟而入細微葢為學之彀率也不善隱栝輒爾煩冗惟更指其瑕疵俾得繼

請何幸何幸

答何吉陽都憲

伏承遣使惠以試録賦冊教養兼備感何可言夫默識本體一言乃學者希聖切要處未有學射而不知的者生雖至愚固未嘗懵然於此所欲請者正以録中諸語稍不一耳據來書有云既謂之默則非思慮意見可及默識之外豈復有工夫哉而録中亦曰即其主宰察其流行取之於澄汰廓清之餘立之於齋莊凝聚之地

游之乎平常易直之中日用之間若有見夫生生之機不假人力不分時境云云此其工夫可謂密矣已而曰黙識雖非工夫所能為而要其所由致未有出於工夫之外者是以黙識為工夫之極致其前又似别有所謂工夫而工夫為最粗者矣此與前語一乎二乎將所謂即主宰而察流行果非初學可及乎聖賢誘人入門要當平實簡易使人易從不應遽限以高遠若此也嘗觀明道有學者須先識仁體一章而心契焉來書所云黙

識本體得無似乎其後有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至言存之之道不越乎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且加一語曰未嘗致纖毫之力不猶所云不假人力矣乎然彼所指仁體者但渾然與物同體而已至其真見其為同體既非可以言傳明道亦不復更下一語則真有得於仁體者也夫守是而存之人人可以勉進至日久則可奪舊習是其進為次序中人以下皆不至於若難也吾人有血氣智慮之運自不能遽與道合非假存習斷

無頓悟超入之理此處辨之不審則信其生之本直而遺分殊從兹始矣射之於的也必先見而後中至於中則見有不足言者學者之於道也亦如是學至於離見則必身與道一此未易及也生也愚下實無以幾之今幸聞默識之教即主宰而察流行可守是而存之矣而錄中之語尚未歸一生是以不盡釋然而復敢有請惟執事不吝教之賦册減過江過湖諸色銀遂省四萬有餘之費歲歲不改為利如何至於起運存留各有增益

不煩加賦而用自足此又變通之微權非執事用心之細其孰能與於此生處田里頗久於賦役等項頗嘗留意忽爾得此欣幸若狂獨於往日斛量各縣科則尚懷私議來使赴命倉卒未及致詳遇執事愛民如此而不吐積慮是亟失時者也隨當條列以上敝邑減丁出於東厓虞公九縣通行繳冊有先後總會丈冊不載者或本府之闕失非敝邑之罪也謹抄白全案用備清覽伏惟垂慈豁除敝邑幸甚

答劉汝周

前在舟中因人贈晦菴文抄仔細查勘一過覺此公所論與程明道所指只在毫髮間非逈然别白者也自陽明公破除即事窮理一段學者多至率意任情以為良知而於仔細曲盡處畧不照管不知心感事而為物感之之中須委曲盡道乃是格物理固在心亦即在事事不外心理不外事無二致也近時執心即理一句于事上全不委曲既非所以致知却與在格物一句正相反

但後儒指理為格式見套稍涉拘泥支離若知事無內外心無內外理無內外即格式見套又皆在乎中非全格去舊物乃為精微也

與蕭雲皐

與兄相處為歲甚深而兄之相信歲深一歲誠愧無以為兄先以馳驟於千里一日而近者執禮益下欲有所尊以為已約束之資如游夏𤄫曾子事有若者以兄謙抑若此固不悲於無師資獨不肖謬以身當其禮又若

祭祀之尸然謂之曰請自隗始則可若欲即真則當撤臯比而聽易矣雖然恨不肖非其人耳如真有益於兄而凡能以身下之將不為末俗自賢與自暴者之勸與不肖於此又重以自責也夫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斂精神併歸一處常令凝聚能為萬物萬事主宰此可一言而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纒固於計筭則微曖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歳月萬死

一生莫能幾及也況得以言相度哉兄資本謹實可以坐進此道惟覺嚴謹中或傷於畏怯而無奮迅必往之志篤實中或傷於拘滯而無擻脫不累之操此二病不肖所素嘗者故向兄言之然時皆往矣舍今不圖後難收效言之至此不覺內悲千古一遇至實輕捐非夫也見荆川兄眼當自別意當自別風便幸有以益我若以虛禮相拘而忘切磋是相率而為偽者也非所望於兄也

寄雙江公

邑使來重得手翰別紙指示極中近時肯綮嚴絕而過懲之不為非學即其拒人者堅則所以自守者不得不密譬之過盜與之敵則當為備從而附和則決藩破垣不患窺伺我矣此亦自辨處也不肖所以泄泄致尊慮者止不能為辭色耳然當時亦有說凡古之以一藝稱雄長者莫不各有自得處能虛心取之皆足以為觀法之助故有持異說與我逈不類者則亦詳察以求其故而不敢遽有忿心以來扞格之勢比其一無足取然後

從而棄之而或病有所在亦將按其症而嚴為之治使彼無未盡之情而吾有難勝之實以為此乃成已成物之用實則闇於聽言而緩於處事其性行固然也率其性行而往使卒無足取而又貽之害則從而禁之驅之亦自有不容已矣朋友之槩誠無自解大要存乎其人如學求益則相觀更速不必不會如不知學則會誠為蝨如來諭云云為今之計非必以不會矯會之槩求為益我者耳所謂棄之禁之驅之自不妨與於其中猶畢

公保釐東郊旌别淑慝乃為善也長者謂如何師泉兄處此五日適弔七泉不及奉東所言誠有過當但其指歸謂吾輩不能於胚胎上轉移縱饒進退皆屬浮漫又謂於獨知微處當刻骨痛砭不容放過此却是當今第一着良策未可指為竒論不復掛意此兄素持玄虛即今肯向裏着巳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言之異同不妨姑置之庶吾之取益方無間隅也如何

答唐一菴

青原浪别未盡請益曾以書札往來終不若對面為切忽書惠遠來剖析分曉直指機竅又與青原對面不殊何幸收歛精神乃不肖自試驗語或未可取必於人人常覺聖賢工夫合當如此易言洗心非為有染着易言藏密非為有滲漏除却洗心藏密更無工夫十分發揮乃是十分際固此方是堯舜兢業過一生處而以工夫為作弄藥以提掇為隨怠藥雖有時則然却恐視此指歸或不同也即令病痛盡去精神盡復自有真消真息

亦容不得分毫走透無走透始是真收歛不肖去此尚遠但覺吾人皆屬散漫馳逐度日不向此作主宰更無下手矣幸明教之佳刻入手如貧人驟見珍寶怵目驚心瞻視不定安敢便斷成色俟稍領畧必有以復若置口篇端非其任也

與劉敬庭

去冬奉違擬今春必在首選顧爾稍抑豈有待耶得失一念極難排遣若絲毫不掛便一生更無欠事若一不

斷平生不了念即此在矣然為其事無其功又非古人所取還本分不動別念此尤至難吾凡當進於是矣

答歐陽文朝

此學乃終身事不是一時講論便可了手兼關涉世道甚大若只一身一口計即稍稍近實人似亦難得在賢聖殊不是之貴者盖於道無與也執事此行可謂鄭重惂不肖不足以相副耳來書平平照過與用意照管兩種分析已自明白此間却須自體驗其稱量輕重全非

言語可及放亦不得不放亦不得照亦不得不照亦不得此却在自家幹當處斟酌務求一的當穩實處既不屬曠蕩又不費看守不論閑忙咸可倚靠又可耐久始是當處若倚靠不久便當改步所謂初學難與成德者並論此言極有次第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既至室中戶猶在外幸勿欲速責効便非實心向裡人也有此工夫即怒色名利毀譽失得病死自覺漸輕不甚受虧為吾有安頓此身處即未盡純慎勿因之致疑自生皇

惑至於學一而已矣一段却是虛見冐承吾人於安頓此身處尚未定貼或照或放試驗不的何得有一處可言乎隨動隨靜自加體驗此眼前至一之要也任意謾答不識可采與否惟嗣是再示以啟其未知幸幸

與謝維世

書來具見靜中意思凡人能向靜中摸索便漸有向裡為已處此心漸漸可自見動息之機如此却日用間隨分應事致吾良知方於良知不浪指不馳逐不甚錯過

若一向憑知解所及便謂良知一時此心不泯或可指摘機括搖盪氣血奔騰慣習日間盡屬妄中走透安得尚有良知作主耶近來屏謝雜務木榻上默默回視往日多少過惡可悔可恨幾番流汗浹背此生幸未就木當兢兢度日務不負此心木榻當以歲年為期斷不徇人言容易放手吾弟既已知此路徑幸益自勉勿盡靠人言到得時時有歸宿自家脚根立得定從容說抹人不妨也無所存而自不忘一句說得太早此最是毒藥

諸君一向用此為妙劑如何自求不得不見超身何也執之則生機拂一句甚是但容易為人開手且喫若過甚無妨操則存舍則亡孔子亦且云云操豈可已乎愈操愈熟斷不成便放開手千古未有開手聖人懸崖撒手是莊子有此言吾儒方妄引以自解不知莊子所指何也今有人到懸崖上撒手者否乎何獨在平時說撒手事惟有時時收歛務求不負此良知庶幾朴實頭不落陷穽耳

與友人

雲南與江西鄉音逺不相同而所指物件則同若盡各執鄉音尋物件終不可得也來諭所指誠是第又於鄉音一一求同似費口舌且不足以示後後之人却皆執鄉音者也性心意情在佛家分析則然吾儒立言與佛迥别虞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大學言心言意不言性情孟子言心言性又且即情以驗性如此者不一而足即為吾儒解此種語言亦當隨其旨意為説

必欲膠於一言便自虞書不通矣善乎來諭有言知至誠正之外非别有格心意誠之外非别有物天性之外非别有知格致誠正是一時事所謂不落言詮故能出此言也如此此則性心意情亦只一物中有此分辨古人言性言心言情言意亦只指此一物各有所主必主一言則孔子性相近與孟子情可為善之説又當别解非其立言本意矣

與雙江公

今歲幸得閉戶稍與往時馳逐應酬景象不同龍谿之學久知其詳不俟今日然其謂工夫又却是無工夫可用故謂之以良知致良知如道家先天制後天之意其說實出陽明公口授大抵本之佛氏七月霖雨中翻傳燈諸書其旨洞然故有前問直是與吾儒兢兢業業必有事一段絕不相蒙分明二人屬兩家風氣今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持此應世安得不至蕩肆乎近集程子論佛氏諸說略為申綴了尚未脫稿但明道于佛氏近

裡處不欲與之理會故只提其大約使佛氏聞之恐未必便歸降也閉户以歳年計無由面請不任馳嚮冦警未嘗非福前者餘黨百餘歴許多郡邑如入無人之境險隘無如貴邑乃不能執一人可恨也至敝邑以上皆遺醜又可笑及今官府正當為備須教人習射多市弓矢立射師以一教十十教百一城得數百射士賊敢縱横耶此古人成法無一人肯行者不知何也人便幸向郡中言之竊計餘黨知此地空虛必有突如來如之

舉麻沙之禍不可不戒

與謝髙泉

往年連承指示學脉亹亹數百言傾吐肺腑受益不可言僕半生謬妄靡有所得數年反身不任慚負方以言為戒辱執事之提撕敢不敬聽敢增呶呶乎來書廹之使言誠無以應嘗憶往年喜書象山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毋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言時候一段龍溪在旁輒欲更書他語心頗疑之每觀六經言學必

先兢業戒懼乃知必有事焉自是孔門家法佛氏所謂當下具足一得永得斷不可同傷於虎者言過于懦怯惟執事更有以教之

念菴文集卷三